

姑娘你才十九岁

曾志明

gu niang ni cai shi jiu sui

gu niang ni cai
shi jiu sui

gu niang ni cai
shi jiu sui



I 24
862-C₁

姑娘你才十九岁

曾志明



gu niang ni cai shi jiu sui

gu niang ni cai shi jiu sui



BCH 70/16

责任编辑：张贺琴

封面设计：王志伟

姑娘你才十九岁

曾志明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祝桥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 197,000

1990年2月第1版 1990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,300册

ISBN 7-5321-0482-6/I·400 定价：3.20元

内 容 提 要

一群十八九岁不谙世事，没有后台，没有权势的小青年，带着美好的幻想，带着几许稚气，闯入社会。但，迎接他们的是复杂、曲折的人生道路。

作品以感人的细节，描绘出青年人自谋职业的艰辛，赞美了他们对事业的执著追求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从独特的视角，透视了一群富有鲜明个性的当代青年的心态。

小说构思新颖、富于情趣，可读性强。

—

她为什么还独自一人坐在那里？

夕阳已隐没到河对岸的山峰后面，西边天际只留下一抹红霞，辽阔的河滩暗淡下来，江面上升起一层淡淡的薄雾，如纱似烟，罩着湍急的东流而去的河水。

由江上吹来一阵风，盛暑的燥热渐渐消退了。

这儿离城较远。纳凉者是很少涉足此地的，加上近一向治安不太好，一到黄昏，那些在河滩上淘沙石的人，也撤离了。此时此刻，空旷的河滩上只留下她一个人。她还要坐多久？她想干什么？难道要寻短见么？！

已经离开河滩很远的姚斌不得不转回身来。

他初来乍到，这个城市所有的一切对他都是陌生的。既然陌生，就伴随着新鲜感，因此，他几乎对一切都感兴趣：城市，乡村，独具风格的建筑，别有风味的小吃。特别是绕廊而流的两江汇合处。城市呈三角形，依山傍水，在三角尖上，两条有名的大江在此汇合，一条江流着千里雪水，清澈透明，缓缓而下；一条江卷着浑浊的泥沙，汹涌而来。两江水流在一起，一边碧绿，一边红黄，中间像拉着一道线，湍急和平静揉和在一起，像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人，到此竟携手

而行，由于速度不一样，不免有些拉拉扯扯。这样的壮观，大概只有黑白尼罗河可以见到。城市的后面是一座高山，山顶上有一座式样别致的凉亭，离城不远的下游，临江矗立着几座山峰，峰峦间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千年古刹。是弥勒菩萨的道场，也许由于弥勒菩萨面慈心善，多年来，一直香火很旺，终日里钟鼓悠扬。在夜阑人静的夜里，坐在城市后面山顶上的凉亭里，还能听到古刹钟声。啊，多美的一座城市！刚由鲁迅文学院毕业的青年作家姚斌，一到就被她迷住了。为此，他不能不感谢盛情约他来这里的市长肖元亨。

肖元亨是位难得的对文学事业抱以极大热忱的领导干部。他在所有的任所上，都要和作家们交朋友，逢年过节还要请几个文化人到家里喝酒，包饺子。但老头子脾气倔强，这大概是长期孤身一人生活的原因所致吧，对人不讲情面。也许由于太倔，几十年来，他的官总是长不大，似乎还愈来愈小。姚斌和他认识，完全是一个偶然的機會。

那是三年前，他去北京鲁迅文学院报到。在火车上，他从硬卧车厢去餐车就餐，经过软卧车厢，见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子坐在走廊上傍窗而读一本文学杂志。这对于姚斌来说，心里不仅有几分乐了，一种自负感使他挺了挺胸，他同许多文学青年一样，把文学的作用、地位看得过分高，受了那种所谓“无冕之王”的麻醉，以为作家是天下最伟大的人物。列宁不是对托尔斯泰十分尊敬么。毛泽东谈起鲁迅还称他是旗手哩。尽管他工资级别只有几十元，但仍然有点自视清高，当一些圈外人读到文学时，他竟觉得自己是多么了不起。此时，他故意放慢了脚步，以一种高明者的眼光瞥

了瞥老头手中的杂志。事有凑巧，从插图，从小标题的排列，一眼就看出是自己不久前发表的一篇小说。他有点飘飘然了，不由得停下脚步，搭讪地问：“老同志，这篇小说还好看吧？”

肖元亨眼光从书本上抬起来看着他，从头扫到脚，又从脚扫到头，神情极严肃，而且很有点刻薄，沉默了一会，突然叹口气。

姚斌不自然了，心里有点不服：哼，老八路，外行，恐怕还不知道文学为何物呢。他打算起身离去。

肖元亨却说起话来：“简直是胡编乱造，文字也太差了，引用的唐诗把李白说成杜甫，摘录卢梭的话也摘错。你看看，”他把杂志凑到他面前，“你要宣扬你的一切，不必用你的言语，要用你的行动。”错了，卢梭的原话是，“不必用你的言语，要用你的本来面目。”行动和本来面目，两者间概念都不一样，含义也差之千里。”

姚斌的脸通红。啊呀，不是外行，是行家啦。

肖元亨又说：“这作家是谁？看样子是个青年人吧？”他翻回篇目，“啊，叫姚斌，过去没见过，是个新人。难怪。”他看了看他，“你认识这位作家吗？”

他脸上的红晕扩散到脖根，囁囁地说：“他还算不上作家。”

肖元亨大度地说：“嗯，既然作品都发表出来，作家还是要算的嘛。说不定还是个什么协会的会员哩。只是文学功底太差了，生活底子也不厚实。不知你认不认识他，倘若认识，请告诉他我对他有意见。”

姚斌脸烧得更厉害，突然说：“我就是姚斌。”名字一经报出，立刻告诫自己：等着吧，冷嘲热讽。

肖元亨微微一惊：“你！”他不由得又重新打量了眼前的青年，突然间笑起来：“好，有出息。文章不咋样，勇气倒不小，一定会成功。你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？”

姚斌自嘲地一笑：“也算个专业吧，在地区文联工作，眼下我去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。”

肖元亨高兴地：“啊，去读书，好。要想写出好作品，就要在基本建设上下一番苦功夫。时下，有些青年人，只晓得写，急于发表，还拉个小圈子互相吹捧。这实在不好。文学可是个严肃的事业，不能卖假货。小伙子，文学院出来，再找个地方扎扎实实地生活一段时间……”他突然刹住话头，又认真真看了看他，从头看到脚，从脚又看到头，沉思了一会：“这样吧，你毕业后，到我那里去生活两年。”

姚斌有点摸不着头脑：“您，您老是位当官的吧？而且一定不小。”

“官？”肖元亨苦涩地一笑，“也算个官吧，确实也不小，是个市长。不过，惭愧，也像你一样，做的文章很整脚。”

出门人，火车上偶遇，萍水相逢，乘车寂寞，信口开河，骚说胡诌，下了车各奔东西，说的那些话，夸的那些口，留在车厢里，随着列车员打扫卫生，一起倒进垃圾堆去了。进了文学院，姚斌几乎连肖元亨这个人都忘掉。一边读书，一边偷着写作。入学不久，编了篇小说，连自己也没有勇气投寄有名气的刊物，找了个关系，送交一个几乎人们不知道的地县刊物发出来。说俗了，北京生活贵，混两个稿费花花。不

想小说发表不到两个月，竟然接到肖元亨一封信，狠狠地批评他的草率、浅薄、不甘寂寞。妈的天，他竟然连这样的刊物也能看到，这个老头子，真还得认真对待哩。更使他想不到的，在他临毕业前，肖元亨竟然把他借调到海棠市工作的手续都办好了，而且是做他的秘书。多认真的一个人，实在少见。当秘书，太新奇，这对他颇具吸引力，那将要接触多少人和事，了解多少官场隐秘。本来，他接到肖元亨的信，说他要到什么地方去开个重要会议，往返得半个月，叫他毕业后先等一等，待他回到海棠市再去。但性急的年轻人，对即将见到的新天地早已作过无数次的形象思维，他等不得了，匆匆忙忙闯来，要看看迎接他的是个什么样的生活！

他昨晚上到达，为了不惊动市委，自己找到市委招待所住下来。

今天早晨天刚放明，按习惯，每天必须进行一次长跑，他从城里跑到河滩，也就在那时，他发现了她。不过，开初并没有引起他对她的注意。尽管江堤上几乎只有她一个人，晨练么，人家跑得远一点有何不可？但当他看清她时，却惊愕了。一米六五的个子，苗条婀娜的身姿，鹅蛋脸，柳叶眉，一双波光耀人的眼睛竟然那样的大，可以和墨西哥的姑娘媲美。她丰满的胸、臀，在质地极薄的白纱裙紧裹下，异常迷人。他不是好色之徒，然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。当时姑娘正站在江堤上，一边舒展着双臂，一边呆呆地望着江水。他小跑上去，离她一米左右，双脚不停地原地小跑，运用了文化人见面熟的手段，热情地主动招呼：“锻炼来啦。”仿佛认识似的。

姑娘没有一点反应。好像没听见。

他提高了点声音，“这儿真美，我觉得比北京还好。”显然，是有意引起对方注意；他不是此地的，而是从北京来，是洋的不是土的。其实这在吹牛。他是从北京来，但并非来自中央某个机关，他不过在那里学习罢了。

姑娘仍没有反应，望着河水，连双臂也不舒展了。

他有点尴尬，但并不死心，望着江上蒸腾的雾气，自语道：“太诱发人的想象了。”这是句文学语言，而且层次不低，显然有意卖弄，“今后在我的创作中，一定要把它写进去。”完全在自我介绍，简直等于说：“我是作家。”

姑娘终于转过头来看他。他不禁有几分沾沾自喜：还是作家的头衔引人！但当他看清楚姑娘的表情时，心里不由得打个寒颤。她冷淡极了，眉头微微扭着，明显地向他呼喊：讨厌，烦人！

狼狈极了。他那本来就没有停止跑动的脚，忙忙变动个方向，讪讪地跑开，心里不免几分生气，暗暗咒骂道：“不懂礼貌，无知，没文化。有什么了不起，我见过的电影演员多得很！”但跑不出几十步，突然感到自己不过是恼羞成怒，人家招惹你了？是你要上前去没话找话说的，还抬出作家的牌子。他的脸红了，说那些给人家听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不是在勾引么？卑鄙啊！浅薄啊！

整整一天，他在城里转游：百货公司看看商品，摊贩区问问价格，城市后山的凉亭去看了看，下游江边的山中古刹也朝了朝。风味小吃品尝了，市容街面也观览了。但不知怎么的，心里总觉得有点不实在，显然是早晨河滩上丢了面

子。大概为了找个忏悔意识吧，傍晚时分，他又绕回河滩来。当然，他想那个姑娘肯定不会再来的，也不希望再见到她。作为一种心理平衡，他是来河滩看晚霞的，看了晨景，不看晚景，缺乏前后呼应。

但他作梦也想不到，那个姑娘还在那里！已临近黑夜，她还没有离去的意思。她要干什么？整整一天，吃东西了么？这样荒野的河滩，到了夜晚，会有流氓来侵害她的。

他决定去问她，劝她快回去。

“你为什么还在这儿？天晚了，不安全。”

姑娘慢慢抬起头来。啊呀，她脸上挂满泪水，眼睛红肿得厉害。

他的心不由得一紧。原来她在这儿哭，而且哭了一整天。有什么伤心事？他正准备问个明白。突然由远处飞来一声女人的惊呼呐喊：“高霞高霞——”随着喊声，急匆匆跑来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姑娘。中等个子，蓄着凉爽式的头发，长得结实大方，粗壮中显出灵秀。她一跑拢，首先狠狠瞪了姚斌一眼。看来她误会了，一定以为他缠住了她。

“你还在这儿自在，”她毫不客气地说，“快回去看看吧，要出人命啦！”

高霞一惊站起来：“出啥事了？”

壮姑娘喘着气说：“严小伟捅了人家刀子，已经被街道办事处抓去。”

“啊！”高霞失色地叫了一声，转身拔腿就往城里方向跑。

壮姑娘也跟着跑起来，边跑边责怪她：“你怎么丢下不管。

这样大一个摊子，你不管就散了，要这样当初就不该……”她掉头一看，发觉姚斌也跟着她们跑，气愤地吼一声：“呸，你这人脸皮也太厚了嘛，人家已经走了，你还跟着于啥？”

姚斌忙刹住脚。其实他刚才跟着跑完全是下意识的，只听说要出人命，知道问题不小，姑娘跑，他也跑，站下来后，他才开始用脑子想问题：为什么要动刀子？这个壮姑娘是谁？为什么说这个叫高霞的姑娘丢下大摊子不管？而她却躲在河滩上哭了一天……哟，很复杂哩！

看看高霞两个人已经跑得很远了，黄昏中，影影绰绰只有一点影子。他立刻命令自己：“追上她们，看个究竟！”

二

城市里，已是华灯初上。

这是个不小的城市，人口近百万，倘加上郊县，就近千万了。它原是专署所在地，近年改革中，为了方便经济发展，以市管县，城市便大大地扩大。经济繁荣，商业活跃，过去许多背静的小街，现在已开满各种各样的店铺。吃食馆子，更是接二连三。在那有名的商业大街上，此刻虽然国营商店关了门，但却比白日还要热闹，人行道上，大街两旁，摆满了地摊。有卖鞋袜的，卖旧书报杂志的，还有卖长裤短裤，时装衣裙，胸罩首饰……男女摊贩都扯开嗓子高声喊叫：

“快来买呀，大减价，巴拿马的男裤，十一元一条，挺括舒适，这是世界上最便宜的货哟！”

“最新出品的塑料牙刷，一角一把，比出厂价还低五成，别错过好机会哟！”

有两个30来岁的女人，坐在小凳上，伸长双腿，一只脚穿黑腿袜，一只脚穿白腿袜，唱歌般喊着：“看，腿袜，价廉物美，一双只卖2元。”

的确，这些东西比国营商店便宜多了，有的你甚至弄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贱卖。他们会蚀本做生意吗？哄3岁娃娃去，不为了赚钱，到这条街来喊什么？喊饿肚子喝西北风么？

一个青年小伙子，穿着裤叉背心站在一辆装满五色短裙的三轮车上，头顶着条短红裙，两胳膊各套一条短黄裙、短绿裙，两条腿各穿一条短黑裙、短白裙，哭丧着嗓子叫喊：“贴血本大拍卖，每条7元。7元能买啥？可你七元能买个漂亮。快来买呀，我们经理要自杀了，请大家救一救他。”

过路行人摩肩接踵，到了这儿，许多人都不由得停下脚步。人命关天啊，大家不能不认真对待。一时间，路堵塞了，一些急于要过路的人嚷起来：“走哟，拥在这里干啥子。”

“听尿他胡讲，半年前他在东门市场就喊他经理要自杀，到今天还没死下去。”

人们不禁“哄”一声笑起来。停住的脚又移动了。

姚斌好容易从人堆中挤出来，这样的场面对他并不陌生。现在而今，哪个城市不是这样热闹？他工作的那个城市，比这儿的花样还多，北京不也有青年化装成新疆人卖阿拉伯烤羊肉串么。

他尾随着高霞，穿过繁华的商业街，进入一条小街，再

绕一个拐，来到条背静的小巷，这儿又被人拥塞着。

小巷中段，有一个庭院似的大门敞开着，雪亮的灯光由里照射出来，门口围着一大群人。高霞和那个壮姑娘急不可待地走到小院门口，没有跟着进去，停留在人群中，先看看门口挂着的牌子：向阳街道办事处。再向里看去，里面有一座旧式小洋楼，可以判断，解放前这儿一定是一座什么公馆，解放后被征用了。小洋楼前有个不小的院坝，坝里种着花草，砌着水泥小路，顶上搭着凉棚，棚上挂满葡萄藤。正是硕果挂枝的时候，一串串紫红色葡萄蒙着一层白粉，若隐若现在浓密的绿叶之间，引人涎水欲滴。小洋楼前，放着几把凉椅，坐着几位干部模样的人，两个民警也坐在其中。在这群人面前，站着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大汉，他只穿了条牛仔褲，光赤着肌肉突暴的上身，前胸后背上，左一道右一道浅浅的刀痕，他的手上、腰部有不少血迹。看来这是别人的血。他挺着胸，扭着眉，一副余怒未熄的样子。但当他见到高霞挤进来的时候，突地头耷拉下来，有几分惶恐，两眼盯着地面。

高霞走到青年大汉面前，极度痛苦地瞪了他一眼。大汉苦恼已极，只恨地上无缝。

壮姑娘跟着走到高霞身边，抬手狠掀了大汉一掌：“严小伟，你就不能争点气。”

青年大汉额上青筋突暴起来，像蚯蚓似的缓缓蠕动。沉默一会，突然大声吼：“不是我先动手！”

坐在凉椅上的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干部气愤地在扶手上拍了一掌：“不是你先动手就该在别人的屁股上捅一刀？”她

略微有点胖，但胖得得体，不臃肿，富富态态，青幽幽一头浓发，在脑后挽起个髻，一身洁白的真丝衣裤，宽松舒服，手臂的关节处，有无数个圆圆的小肉窝，在所有在座的人当中，她显得高贵多了。

严小伟不服地瞪着说话的人：“你咋不说他也拿刀杀我？”

女干部气恼地站起来：“放肆！哼，你还有理？派出所胡所长已经断决了。拘留十五天，负责被杀伤者的一切费用。”语气非常强硬有力，看得出派出所是绝对服从她的。

严小伟吼起来：“你们还讲不讲理？”

“不服可以上告。”女干部很霸道。她转身看着高霞：“这就是你们工厂的英雄！”又讥讽地瞥一眼坐在她旁边的一个40来岁的男干部：“这个奋飞青年轧钢厂，硬是要把丑出完哩！”

男干部有点不自然，有点恼火，有点愤愤然，瞪着高霞火气连天地用手掌连连拍着凉椅：“你们就不能争点气吗？当真是红萝卜上不了席？”

高霞看来受刺激了，双手和嘴唇都在颤抖，想说什么，又张不开口，泪水包裹着眼球，但她拼命不让它流出来。

站在她旁边的壮姑娘却按捺不住，气得叫起来：“怪我们不争气？奋飞青年轧钢厂成了这个样子，是你们的责任还是我们的责任？”

“放肆！”女干部眼一瞪，声音不高，却有无限的威慑力，“孟小碧，你是什么东西，也敢这样胡闹！”

壮姑娘被激怒了：“我是什么东西你不知道？我杀过人，

放过火！”

女干部气得手发抖：“反了你了。好意思说出口。不要脸！”

“啥不要脸，是我不要脸还是你们不要脸？”孟小碧发泼起来。

和这位高贵的女干部比起来，孟小碧太渺小了，也真的太放肆了，她的话一出口，简直像一颗炸弹，连那个男干部也气愤地吼道：“孟小碧，你太过分了。”

一个民警站起来，愤怒地说：“你咋敢这样对吴林同志说话？再胡闹，拘留你！”

大概由于这句拘留话，站在门口围观的人一下子骚动起来。人类中似乎有两种习性：心好的，希望息事宁人；心坏的，希望越闹越大。杀死两个人摆在那里更好看热闹，少数浪荡之徒，还想看另一番热闹，他们希望大打出手，把这几个很有姿色的女人衣服裤子撕扯个稀烂。

姚斌用肩头撞了撞身边一个两眼直直地观看这场热闹的中年人，问：“奋飞青年轧钢厂是怎么回事？”

中年人转头打量了他一下：“你像是外地来的吧？”

姚斌点点头。

中年人遗憾地一笑：“难怪你连这个厂都不知道……”他似乎觉得一时半时很难介绍清楚，眨眨眼，想起个极简单的概括：“说个例子吧，在这一片地方，哪家的娃儿哭不住声，大人只要说一声：‘你再哭，长大就把你送奋飞轧钢厂。’娃儿马上就不哭了。”

周围的人，不由得响起轻轻的一阵笑。大概觉得他介

绍得精彩。

站在姚斌另一边的一个人却有点不满：“看你说的，他们都成了吃人的虎。”

姚斌忙掉头看看说话的人，是一个六十开外的老者，穿着4个袋的干部服，很瘦，但挺精神，须眉都白了，眉角长长地吊着，额头前突，活像个寿星老头。

中年人也掉头看老者，不觉“咻溜”一声吐口气：“哟，原来是金德民金老师傅。你当然要说这个厂好了，人家用高工资把你养起，你吮着蜜能吐出苦味来么？”

老者冷冷一笑：“你还是积点口德吧。”

“哼，口德，”离金德民不远，一个留着小胡子的40岁左右的男人插过话来，“积点口德吧，他妈的，都是一些耍货。”

金德民偏过头看着小胡子：“余贵，你也这样说呀。奋飞青年轧钢厂，你可是当过副厂长的。”

余贵嘴咧了咧：“副厂长，尿！”他长得很潇洒，高高的个子，高高的鼻梁，戴一副全钢架镀金大眼镜，穿一身质地极好的全毛料花呢西装。在围观的人中，放眼一看，就数他最体面，但这一个“尿”字，一下自己把自己打翻了。就像他抓了把狗屎抹在白净的脸上。姚斌不由得多看了他两眼。心想：这家伙，不怎的。

院坝里的吵闹并没持续多久。男干部跳了起来，高霞立即发狠地推了孟小碧一把，生气地大声制止：“小碧，你还嫌闹得不够呀？”

说来也怪，这样一个敦敦实实的人，被这个秀秀气气的姑娘一吼，一下子规矩起来，头耷下来。高霞拉起她的胳膊，